

閻心集

郭建英 著

628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关 山 集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三年·石家庄

关 山 集

郭建英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960毫米 1/32 6 3/8印张 3 插页 106,000字 印数：1—10,400 1983年6月第1版
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53 定价：0.55 元

目 录

老龙头和大炮·····	(1)
没有文字的碑·····	(9)
岳麓寻胜·····	(18)
云州踪迹·····	(24)
关山月色·····	(32)
国 香·····	(42)
西行足迹·····	(49)
恒山行·····	(56)
天坛冬游·····	(66)
东湖听浪·····	(73)
古镇随想·····	(82)
故宫神思·····	(91)
绿色的平原·····	(98)
桥·····	(107)
画 廊·····	(119)
南溪河·····	(129)
海之影·····	(135)
草原的梦·····	(146)

树的呼唤.....(154)

长长的山泉水.....(160)

老团长的诗.....(170)

纺织谣.....(181)

不知名的小花.....(192)

一朵映山红.....(199)

老龙头和大炮

人们常说，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，西止嘉峪关。二十多年前，我们赴朝作战，凯旋归国，也都是从雄伟的“天下第一关”进出，那五个大字一直刻在心头，我们也当真把这里当作万里长城的起点。其实不然。听说，它的第一块基石不是立于陆地，而是卧于沧海。万里长城是从千顷波涛中仰起头来，然后依山飞动，奔突疾驰，伸向黄沙漠漠的大戈壁。它的形象与气派俨然是一条传说中的巨龙，因此，它的起点就被人们称为“老龙头”了。

巧得很，这次下部队恰去老龙头。到达那天，已近黄昏，沧海关山已罩在了夕照里，长城在燕山迷茫的群峰中，影影绰绰，若隐若现。我急不可耐地要去造访向往已久的老龙头，于是脚步匆匆，在偌大的海滩上来回寻找。可是，走了半个时辰也不见那想象中吸吮着大海的龙头的模样，只有一块块四楞方方的巨石堆积在波涛翻腾的大海中，踏着这一块块巨石往前走，可以一直走到海里去。我不甘心，继续蹒跚前去，但是，四顾

茫茫，哪有龙头的影子！只有几个拾海的人，等待着大潮带来的海物。我问他们，才知我踏着的这堆巨石就是老龙头的基石。赭红的颜色，方正的形体，一块块列队矗立着，沉默着，任大潮撞击，飞沫噬咬，纹丝不动，好似专心地谛听着海的声音。据说，老龙头原先确实威武壮观。苍黑的头颅凛然从大海仰起，劈开了海面，迎着扑来的潮头，威势赫然，令人惊叹。龙头上建有宏伟的楼阁，名曰澄海楼。这一切都毁于一九〇〇年那个奇耻大辱的日子。八个国家的强盗在满清政府一炮未放的情况下，一夜之间炸毁了澄海楼，炮轰了老龙头，等山海关父老兄弟闻声赶到，只剩下这海里的一堆基石了。

我怅然望去，一块块石头仿佛是老龙头的颈椎和头骨，尤其是那夕阳染红了的海水，使人真切地感到老龙头还在流血。

黄昏降临了，海水沉浸在大潮来临之前的平静里。偶尔传来缓缓的哗哗声，好象谁在独自叹息。是海？还是老龙头呢？

我抱着缺憾悻悻而去。途中，竟不意走到一座石碑前。虽已晚雾迷离，却依然分辨得出碑上的字迹，上面是四个大字：“天开海岳”。我徘徊着，欣赏着这几个字。渐渐，一轮金月已经升起，银星嵌在碧空，大海铺到天际。天海相映，浑然一体。当年曹操东征乌桓胜利而归，登上碣

石山，面对可以包容宇宙的大海，产生了奇特的想象，写下了“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，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，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……”这样雄健苍郁的诗句。碣石山就在近旁，而此情此景又和曹孟德所展示的境界何其相似，不禁使我心情也为之一振。

海睡去了，老龙头那些大石头也笼罩在月晖里，无声无息。可是我回身一望，那岸上的雷达却绷紧着蛛网一般的神经，象一双哨兵的眼睛警惕地转动着；那一排高射炮也都昂起了头颈，冲着海面凝神静听。老龙头的黄昏充满了战斗的气氛。正当我要离去时，又有一个物件绊住了我的脚。原来是一门古炮。炮身足有三丈来长，炮筒也有一抱之粗，炮口直对着海面。不知铜铸，还是铁打，在星月的光辉里锃锃闪亮，连一点锈痕都找不见。那种斑驳朽烂的古炮，我在博物馆里，长城的烽火台上都见过，但从未见过在日晒雨淋风蚀霜侵之下仍这样完好的古炮。

“这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染成这样？”我禁不住自言自语。

“是血染的。”

声音好象是从古炮里传出来的。我寻了半天，才在炮丛里看到一位战士，他真会利用地形地物，连我这老兵也难发现。等他走到月下，看清是个敦敦实实的个子，浑圆的脸，眼睛

漆黑，一眨一眨还带着稚气，大概是个入伍不久的新战士。

“血染的？”我耐不住又问了一句。

“那还假啦！八国联军登陆时，清政府不让抵抗，几十个炮手哭着伏在炮身上拔刀自杀了！”他闪着黑眼睛，很严肃地说，“听说这炮会哭，有人夜间还听见它哭呢！”

我的心猛一沉，比看见被轰毁的老龙头还痛苦，半天都没有说话。

“哈……我就听见它哭。”这又是谁在开玩笑？我转身一看，是我认识的团长，他是来查哨的。他笑着对我说：“每一个战士都应该了解祖国民族的历史，他们一入伍，老龙头的故事是必上的一课。明天我陪你走走。”

“噢……”我心不在焉地答应着，殉难的壮士揪着我的心；古炮也好像有一肚子心事，无言无语，以至使我几乎觉得它不是一门炮，它是什么呢？……

起风了，晚潮也鼓荡起来，在天地间呜呜作响，好象大海在发怒，老龙头在吼啸，古炮也有砢砢然喘息之声。随着晚潮的来临，灯火倏然洒满了军营。这时我才借着灯光仔仔细细打量这片营房：一色英国建筑的风格。房基上砌着“1904”的字样，显然是这营房落成的年月。这就是八国联军登陆后英国侵略军的驻地。几座别墅夹杂其

间，百叶窗已十分陈旧，不过经部队一番修理、粉刷，有的成了俱乐部，有的作了招待所。在一所灯光辉煌的别墅里，夜校已开课了，炮兵团长琅琅的讲课声伴着海潮从窗口传来：“……光，开天辟地就有了，有阳光、星光、月光、雷电之光；燧人氏钻木取火，这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光；但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一束最年轻的光带着蓬勃的朝气，锐不可当地出现了……”

噢，我明白了，他正在讲激光在军事科学的运用。我悄悄地走进教室，坐在最后的角落里，随我进来的是那位圆脸盘的哨兵，他刚下哨，枪还背在肩上，就走了进来。他的黑黝黝的眸子专注地望着黑板上导弹、卫星的图形，闪着青春的光。他的几十个战友的眼睛也都放射着这种勇往直前的光束，使你立刻想起那最年轻的无坚不摧的激光来，心中也顿时觉得亮堂了。

不过回到招待所，枕着潮声入睡时，耳边总难排遣老龙头和古炮的怒号，尤其那门古炮总象在暗处瞅着我……

大潮刚退，团长就伴着海上第一抹朝霞推门而入了。他呵呵笑着问：“休息得咋样？住别墅的滋味不错吧？”

我不好意思告诉他夜间那些奇怪纷繁的感触，只好说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他好似摸了我的脉似的，又呵呵一笑：“初来的人，大都不习惯，那潮

声弄得人心里很不安……”

我们驱车前往，一同登上“天下第一关”的箭楼，山海关周围的景物尽收眼底：北面燕山起伏，长城依山而筑，逶迤西去；南面大海波涛抵天，坦荡无垠。这个地方确是山海共筑的关卡，天工巧成的隘口。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“天开海岳”四字的含意，它透露着战略家深邃的眼光。你看，就是这雄伟的关口切开了海和岳，形成了两扇大门，一扇门是燕山，一扇门是渤海。只要有一双铁手锁住门环，京都的东北方就可以安然无恙了。因此，秦长城废弃了，明代又重新奠基、修造，一代一代从不止息。为了弄清我们民族历史上这座伟大建筑的历史，我们又来到山海关文史馆，一页一页翻阅那没有标点、纸色发黄的临榆县志。团长手翻着书页，说：“你看，这群卖国贼的混账逻辑！”我一看，上写：

“……守将郑盛才知势不敌，不忍人民涂炭……会商界代表，迎于南门外……”

在这样的史书里，历史是被扭曲了的，颠倒了的，我的同伴一把将县志倒过来递到我手中：

“这样，才能看清历史的真面目！”

是啊，在那样的时代，海岳有何用，关隘有何益，长城历来未挡住侵犯者，山海关只留下一页页辛酸的屈辱的历史！

离开了文史馆，我们驱车直奔练兵场。我一

眼又看见那个圆脸黑眼睛的战士，他正一遍又一遍地向弹卡上装炮弹，动作快得惊人。团长走过来问：“小柯，现在的成绩怎样了？”

“真难，只提高了一秒钟。”他的黑眼睛里第一次现出忧愁的神色。

“装二十发炮弹仅用了十秒，目前最高的纪录，好啊！”团长直拍小柯的肩膀。

我握起了小柯的双手，不由心疼起来：他手掌上有重重老茧，手指上有块块疤痕，手背布满了道道血迹，全是炮弹磨的，弹卡咬的，弹箱挤的。小柯不好意思地从我掌心里抽出他的手，说：“这是免不了的。我们高射炮兵要在几秒钟胜利结束战斗，不练，不流血，我们的大炮也要和那个古物作伴去了！”小伙子这样卓越的见识，引出了我一直百思不解的问题：“小柯，你摸透了大炮的脾气，你说这古炮象个啥呢？”

“它象一只眼睛呗！你看它总是睁着，望着……”小柯不假思索地说。

对呀，这是一只不瞑之目啊！

哗——哗，大潮又激荡起来，在各处轰响着，这不是叹息，不是哭号，不是怒吼，而是召唤，召唤着中华民族的子孙们，前进，奋斗……

小柯忽然间象孩子似地凑近我的耳旁，很神秘地说：“十秒钟，还是太慢了。激光比我的手可快得多。我们团长有一项小发明，但现在保密！”

说完冲着团长直乐。

“这是我和小柯的合作。现代化啊，我们做梦都离不了那一道光束……”他神往地把手搭在小柯的肩头，向远处眺望了很久，而后又呵呵大笑起来：“别先吹牛，要有切实的行动。咱们都要象激光那样去攻克难关才行！”

此时，我的一切迷惘被海水洗得干干净净，我的心被炮兵团长的笑声荡乐了，被小柯黑眼珠里青春的光束照明了。缺憾得到了补偿，疑虑得到了解答。而古炮呢，它的眼睛好象一架摄影机，正收摄着美好的镜头：一半山，一半海，象两扇大门；而团长和小柯挽起的臂膀就是这大门上的铁锁……

我要告别老龙头了，团长和小柯都来送行，他们把一粒通红的石子放在我的手心里：“留作纪念吧！不要忘记我们民族的历史！”

这是老龙头滴血的头骨！我看看团长，看看小柯，我知道，这样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了！

一九七八年六月于山海关

没有文字的碑

祖国的名胜古迹，总有历代大小、错错落落的石碑点缀着。仿佛一幅国画，若只有一片零山碎水，人物花卉、飞鸟游鱼，而没有题字、题诗及印章，就没有了魂。碑文是名胜古迹的魂魄和眼睛。哪怕只有几个字，也会使一座桥、一段路、一行柳、一池水有了神韵，添了色彩，产生了魅力。人们从那真实的记载里，缥缈的传说中，或者从一副对联的诗情里，都可了解一些世事沧桑，领悟一点生活的哲理，而那山水风物也就印在了心上。

十年前我曾游历了一次北京西山八大处，那时石碑全都仆倒在地，只给游人留着它们无字的脊背。我茫然地走过一座座空荡荡的寺庙，一段段崎岖的山径，攀上可望见北京全景的翠微山的顶峰，消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，八大处只在我心中留下依稀淡薄的塔影。十年间，再没有涉足。

最近，秋雨初晴，碧空丽日，正是游览季节，我又思念起散布于翠微、卢师两山之间的八处古迹。一脚踏进山来，虽红叶掩映，山径叠

重，但一眼却望见了路旁的石碑，有的已从伏卧中翻转了身躯，有的已立于龟背之上。虽然尚未修理，但碑文已清晰可辨。我采一把松枝扫去上面的浮土，隽秀的欧体字就呈现在面前。一块碑上记载着奇妙的传说：“唐天宝间，有僧名卢，自江南造一舟，不施篙橹，任所之止，舟止我止也……达石陀林建石室，曰居是矣！有二童子叩师，师问何来，曰闻师居是，愿执薪水……”后来京师三年不雨，树枯井竭，官募能降雨者，二童子揭榜。三日后，天上自南飞来两条青龙，瞬息间大雨滂沱。不日草木复苏，田禾丰茂，于是皇帝勅建寺庙，名为“证果寺”。这是碑文的全部内容。我们抬头望去，寺庙修缮一新，红墙金瓦，辉煌耀眼，只是不见了卢师和两位挑水负薪的童子。是乘舟归去，还是隐匿山际林间？都不得而知了。向哪里去寻找他们的足迹？去问悠悠的白云？去找摇曳的野菊？它们都默默不语。独有面前巨大的铜钟上，浇铸着仿佛永不泯灭的禅文：“不生不死，不增不减……”一个个字迹突兀清晰，向人们表达着佛家的哲理。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却找不见这样一个永恒不变的世界。

一位清扫石阶的老人走过来指着碑文说：“提起八大处的历史，这文章还只写了一段，那头——”

是啊！这仅是唐代天宝年间的故事。更遥远

的古代，这里的山色地貌又呈现怎样的神话色彩呢？

“更远的年代，这里还是海呢！”老人说罢又低头去扫石阶了。

“有碑文记载吗？”我看见不远处的一块石碑和眼下的这一块正好对称，也许那里刻着更美妙动人的故事。但是它的脸仍埋在泥土里，还不想把它的秘密告白于世吧？我望着山下漠漠秋田，绰绰人影以及烟锁雾罩的村庄，似乎有几分怀疑这里曾是无际的大海。我独自踟躇，沉吟半晌才转向“证果寺”，向更深的院落里走去。

这里没有雄伟的大殿，也没有广厦回廊。院落别致，布局讲究。花门、小径、假山都搭配得和谐有致。一眼望去，玲珑剔透，十分得体。我穿过几进院落，到了一个更僻静的处所，只可一人通过的小门上刻着：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的对联。曲径犹在，花木不存，眼下已经名不副实了。几个工人正在院中拉线砌砖，修枝培芽，大概不要很久，繁花秀草就要掩映小径和台阶了。我们穿门而过，更感境界的幽深寂悄。听说这里的夜晚静得出奇，掉一根针多远都可听到。在荫翳的树丛中，一块岩石如飞展的鹏翼，俯临在峭壁之外，形成天然的石室，这就是“秘魔崖”。那位立志修炼的苦行僧和乐于侍奉薪水的童子当年就住在这石室内。看来，他们完全可以

在此遮风避雨了。可是，这飞翅一般的岩石是怎样形成的呢？是鬼斧神工，还是风消雨蚀？

“是大海的功劳呀！”是扫落叶老人的话。

噢，是海涛的撞击，浪花的噬咬呀！此时，我正踩着飞翅般的海岸，俯视着浩瀚的大海呢！海呀！你何时退去？自然的秘密谁能揭示？起风了，松涛象海潮呼啸，一阵阵从崖下涌出，大概这是海魂吧？

我惴惴不安地走出“秘魔崖”，又见几处碑文，经最近修理象新浴之后那么清爽，碑上刻有诗赋、散文。一位追踪卢师足迹的隐士，也立碑记载了高雅的志向与情趣，这就是“招止亭”，我们也一字一句作了研究。

碑文的确是名胜古迹的眼睛，是通往幽深境界的有趣的曲径，也是走进历史帷幔的青石台阶。

此时，我从证果寺走出，好似踏上了海浪，也象乘上无篙无橹的轻舟，兴味盎然地去别处寻找可以启示人们的碑文。

证果寺不远处就是游人熙攘的灵光寺，那里有六角宝塔，塔身由碧瓦红砖砌成，高达五十余米，耸立在翠微山东麓。塔中藏有佛家的圣物——释迦牟尼的牙齿。周围芳草如毡，垂柳拂地，鲜花杂然其间。不远处有绿锦般的一池秋水，上有曲桥、小亭、回廊，俯身朱红的栏杆